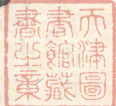




子

正物
簡諧



光緒三辛二月朔
北崇文書局開雕

上刊謬正俗表

臣揚庭言。臣聞纖埃不讓嵩華，所以極天涓流，必納溟渤。所以紀地，況乎業隆學海，義切爲山。庶進簣於崇高，思委輪於潤澤。恭惟皇帝陛下，誕膺睿圖，光臨大寶。隆周比迹，遠邁成康。炎漢儔功，近超文景。時和玉燭，龍圖薦於長河。道包金鏡，龜書浮於清洛。收羽陵之蠹簡，俾備蓬山。採汲冢之舊文，咸歸延閣。一言可善，屢動宸衷。九術不遺，每迴天睠。臣亡父先臣師古，嘗撰匡謬正俗，蔓草纒半部帙，未終以臣豐犯幽靈，奄垂捐棄。攀風罔及，陟岵增哀。臣敬奉遺文，謹遵先範，分爲八卷，勒成一部。百氏糾繆，雖未可窮。六典迂訛，於斯矯革。謹齋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震悚。永徽二年十二月八日，符璽郎臣顏揚庭上。

勅旨顏師古業綜書林，譽高詞苑。討論經史，多所刊正。前件書發明故事，諒爲博洽。宜令所司錄一本，付祕書閣，仍賜其子符璽郎揚庭絹五十疋，永徽三年三月十五日，中書侍郎來濟宣。

卷一

刊謬正俗表

按顏揚庭表以爲蔓草纔半部秩未終則知是書非定本也每章以朱書標所釋於上然所引論語尙書東觀漢記後記漢書中事則各以朱書書名於前自東觀漢記後獨標宋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事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以知止是屬蔓之際偶爾標題未皇緒正除史記乃是論史記體制宜如舊外宜改朱書論語字爲性與天道尙書爲覽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旂漢書爲陂宋書爲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氏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旣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旂字下引漢書原涉傳別無訓說疑必有闕文受授字下乃是謂壽有兩音宜改受授爲壽益知非當時定本顧其所是正譌謬甚衆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揚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

卷一

荆謬正俗版

乞言讀有爲又似未失也裨謀於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謂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左氏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然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旣尊止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所移也潘岳賦賴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免爲勉但拘於聲韻易左氏語以牽合懋盛之意若以爲勉勵非惟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此則文人相輕或損其真矣殿研二釋頗爲穿鑿按音書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卽崛強之貌恐語音變而爲殿研大殿乃殿師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語乎從而求其義則過矣應辰從外舅借是書因記所疑於後云紹興十三年八月晦汪應辰書

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余攷之其失自楊子雲始子雲曰正考甫

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於大
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
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於王
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爲無所自也甲戌十二月望日書

卷一

刊謬正俗跋

二

徐仙字恐當作徐仙民蓋唐諱民字然陸德明釋文不諱也況師古此書有世民字處然欲只作徐仙除去它民字迺可耳庶不失其真也

焉得謾草言樹之背以為陸士衡用事之誤然詩人便宜不宜拘以箋註若作背與襟尤覺意切而味長也

取於人取人恐當有兩音

丘與區固為同音但所引陸士衡詩以證者非漢書丘蓋不言荀卿子以為區蓋是也

怠字固有音然所舉證者非易曰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當以此為證

免字不惟漢書黽勉作閔免而晉人用免迺有則勉字者足見其通用也

卷一

刊謬正俗跋

三

奚斯頌魯以為始於王延壽靈光賦誤亦非蓋班孟堅西京賦序已用之矣然班孟堅所用又祖於楊子雲所謂正考父晞尹吉甫公子奚斯晞正考父蓋漢詩有四家其說各異李善注文選以此迺薛君韓詩章句師古不譏孟堅而譏延壽亦不見其為孟堅忠臣也古者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安知奚斯不作廟而又作頌邪

河字以為睢去河遠亦非睢河只謂睢水耳北人水無小大皆曰河南人水無小大皆曰江

上字既以為有盛音又以為有市郢反只當從一古人之音緩不必韻韻皆叶也此孔穎達詩說

西有先音是也然西本為先音後迺有西音耳漢以前多只為先音未有西音也

歷辰之說既迂且其音亦非歷經也辰居也猶律所謂經歷
亭藏是也若如此釋則於下文中道迴之意甚明白
替字先見於書詩勿替引之在其後也
遲字可爲夷音然古夷字作厶或後誤增作遲亦不知也

卷一

刊謬正俗跋

四

刊謬正俗卷一

故秘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論語公冶長篇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脩春秋所有文章並可聞見至於言性命之事及言天道不可得而聞之故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並其義也而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性情並與天道合所以不可得而聞離文析句違經背理綴文之士咸作此意用之大爲紕謬若言夫子之言不可得聞者論語二十篇所述夫子言語何從而得又不應語弟子云予欲無言

攘或問曰論語云直躬之父攘羊注云攘盜也何以謂盜爲攘

卷一

刊謬正俗

一

更有何義答曰按爾雅云攘仍因也書云寇攘矯虔卽其事也風毛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人讀風爲諷天下案序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此當言所以風天下不宜讀爲諷又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今人讀云風以動之不作諷音按此蓋序釋風者訓諷訓教諷刺謂自下而上教化謂自上而下今當讀云諷以動之不宜直作風也

架詩鄭氏箋云鵲之有巢冬至加功至春乃成此言始起冬至加功力作巢蓋直語耳而劉昌宗周續等音加爲架若以構架爲義則不應爲架功也

夾又詩傳曰山夾水曰澗此引爾雅正文言兩山夾水名之爲澗居然可曉而劉周之徒又音夾爲頰於義無取亦爲專輒

籀問曰廊詩墻有茨篇云中葍之言不可讀也毛詩傳云讀抽也抽是何義答曰讀止謂道讀之讀更訓爲抽翻成難曉按許氏說文解字曰籀讀也從籀聲摺即古抽字是以籀或作籀此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爲抽此當言讀籀也不得爲抽引之義又左氏傳云其繇曰專之淪其繇曰士刳羊之類字雖爲繇音訓皆作籀並謂讀卜筮卦繇之辭也

甲衛詩芄蘭篇云能不我甲毛詩傳曰甲狎也毛公此釋蓋依爾雅本訓而徐仙遂音甲爲狎案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臂猶數字訓厭葛覃篇云服之無斃豈得讀云服之無厭乎若以甲有狎音假借爲字者不應方待訓詁始通其義也背伯兮篇云焉得諉草言樹之背毛傳云背北堂也謂於堂北種之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便謂

卷一 刊謬正俗 二

身體前後種之此亦誤也

溥鄭詩野有蔓草篇云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爲之溥字讀爲團圓之溥作辭賦篇什用之遞相因襲曾無疑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音上袞反此字本作專或作溥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袞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非團義矣下云零露瀼瀼者豈復亦論其從橫之貌乎衡齊詩南山篇云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禮云古之冠縮縫今也衡縫衡卽橫也不勞借音而徐氏並音爲橫皆失之矣

怵甫田篇云勞心怵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敘憂慘之情多爲怵怛王仲宣登樓賦云心悽愴以感發意怵怛而慙惻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怵字相類切字從刀七聲傳寫誤亂

精

或變爲切今之學者諷誦辭賦皆爲切怛不復言切失之遠矣
矜小雅鴻鴈篇序云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徐仙音矜爲各
頭反案此詩當章言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故鄭箋云當及此可
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調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則收斂之
使有依也尋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被勞來
安集鄭箋釋之正得其理而徐氏讀矜爲鰥既無所憑大失本
旨

央庭燎篇云夜未央傳云央旦也鄭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
也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中央禮月令云中央並是中義許
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
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
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

卷一
刊謬正俗

三

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
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卽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
義而更曲引未渠云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
其意

號北山篇云或燕燕居息或晝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
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
飲酒或慘慘畏咎從上及下句句相韻叫號者猶言誼呼自恣
耳非必要謂號眺之號毛傳云叫呼號召也而徐仙乃音號爲
呼到反今讀者遵之亦以非也

享楚茨篇云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鄭箋云享獻也又信南山篇
云享于祖考大田詩亦云以享以祀其義並同此自可曉而徐
仙並音享爲許亮反未審其意

賚楚茨又云徂賚孝孫毛傳云賚字也徐仙音賚爲來亦所未

莫大雅皇矣篇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毛
傳云莫定也鄭箋云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又桑柔篇云芘彼
桑柔其下俟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捋采之則葉爆燥而疏人
息其下則病於爆燥喻羣臣恣放損王之德也而末代文士引
求民之莫以屬辭者改莫爲瘼從而釋之云求瘼謂其疾苦耳
至乃呼刺舉宰牧爲求瘼既易本字妄爲臆說安施失所比喻
乖方相承用之曾無覺悟雖采酌經詁而大違厥旨亦爲巨謬

卷一

荆謬正俗

四

刊謬正俗卷二

尚書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
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覽者謂習讀之人猶言
學者爾蓋思後之讀史籍者以其煩文不能專一將生異說故
刪定之凡此數句文對旨明甚為易曉然後之學士輒改之字
居者字上云覽之者不一雖大意不失而顛倒本文語更凡淺
又不屬對亦為妄矣今有晉宋時書不被改者往往而在皆云
覽者之不一又云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
以竹簡寫之蓋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傍伏生口傳授者
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訖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
文也近代淺學乃改隸古定為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即是
隸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少定者謂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為

隸古定不為古字也

卷二

刊謬正俗

一

劫古文商書湯古誓斲古誓

云予則孥戮汝孔安國傳云古之用刑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案孥戮者
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秦誓
稱囚孥正士亦謂或囚或奴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因字也又
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亢奴僇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
為折衷矣

御周書牧誓篇云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孔安國注云商眾能奔
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徐仙音御為五
所反按御既訓迎當音五駕反不得音御商書盤庚云予御續
乃命于天詩鵲巢云百兩御之訓解亦皆為迎徐氏並作音訝
何乃牧誓獨為御音又與孔氏傳意不同失之遠矣

獸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孔安國注云：往誅紂，克定，偃武脩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徐仙音獸爲如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又許氏說文解字云：獸，犗也。字林獸音火，又反。獸字從豷，從犬，斯則六畜之字，本自作豷。於後始借畜養字爲耳。且豷獸類屬不同，豷者人之所養，獸者是山澤所育，故爾雅說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則在釋獸。較然可知。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可言歸獸。所歸放者，既是馬牛，當依豷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卽呼爲獸。且堯典云：鳥獸孳尾，鳥獸毛毳，鳥獸希革，鳥獸氄毛，旅獒云：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作獸字，不作豷也。何獨武成一篇以豷爲獸，斯不然矣。

卷二

刊謬正俗

二

夾多方篇云：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孔安國注云：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徐仙音夾爲協。按夾既訓近，當音陔，不得讀爲協也。

開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一作兗並興，東郊不開。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東，故東郊不開。徐仙音開。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闡古開字，闢古闢字，但闢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闢爲開，亦猶蔡仲之命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孔安國注云：致法謂誅殺也。豈得卽音辟爲法乎。此例多矣。

惟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爲惟字，而今文尙書變惟爲維者，同音通用，厥義無別。又詩云：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

精

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亦是辭語之助與書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於理無別然今文學之士不詳立語之體古今字變因爾穿鑿妄生義理製冊文哀誄祭文其唱首云維某年月日者既不為惟字自作釋云此字是維持一篇之首故為綱維之字又言宗子維城謂藩屏維繫連城之義耳乃呼帝子弟為王者為藩維既無所據不知本是助辭大為謬矣譬若詩云維師尚父番維司徒維彼哲人此類多矣皆為維字豈連繫之義乎且爾雅云伊維侯也三者並發語之辭詩云伊其相諶我罪伊何伊予胡底侯誰在矣侯薪侯蒸並與維同義寧當更有別說斯不然矣

烏呼嗚呼歎辭也或加其美或傷其悲其語備在詩書不可具載但古文尚書悉為於戲字今文尚書悉為嗚呼字而詩皆云

卷二

刊謬正俗

三

於乎字。中古以來文籍皆為嗚呼字。文有古今之變義無美惡之別。末代文字輒為體例若哀誄祭文即為嗚呼其封拜冊命即為於戲於讀如字戲讀為義謂嗚呼為哀傷於戲為歎美非止新有屬綴設此二端乃亦諷讀舊文分為兩義妄為穿鑿不究根本案大雅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豈非傷王不知善否乎周頌云於乎前王不忘非美先王之見稱頌乎五子之歌云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此即哀傷之語胤征云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此即褒美之辭何以各別為字也且漢武冊命三文皆曰嗚呼此豈哀傷之義舉其大意斷可知矣且許氏說文解字及李登聲類並云於即古烏字耳

精

刊謬正俗卷三

禮記曲禮云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鄭玄注云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此義較然可曉而徐仙音取於人為娶

浪為假借矣一本娶作聚

奉又云奉長者之手入戶奉扇奉席如橋衡凡如此例奉者皆謂恭而持之於義足矣今皆讀為捧音敷奉反亦浪為假借也

拾又云拾級聚足此言升階級每一級則並足然後更登也拾者猶言一一拾取而鄭康成讀拾為涉近乎穿鑿

禹字區區或問曰曲禮云禮不諱嫌名鄭注云嫌名謂禹與字

區與區其義何也答曰康成鄭君此釋蓋舉異字同音不須諱

耳區字既異故引為例禹字二字其音不別區之與區今讀則

異然尋按古語其聲亦同何以知之陸士衡元康四年從皇太

卷三

刊謬正俗

一

子祖會東堂詩云巍巍皇代奄宅九圍帝在在洛克配紫微普厥區字時罔不綴又晉宮閣名所載某舍若干區者列為區字則知區區晉不別矣且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為區亦古之遺音也今之儒者不曉其意競為解釋或云字禹是同聲區區是聲相近二者並不須諱並為詭妄或云字禹區區並是別音相近乃讀禹為于舉反故不須諱並為詭妄不詣其理

予鄭康成注曲禮下篇予古余字因鄭此說近代學者遂皆讀予為余案爾雅云叩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此則予之與余義皆訓我明非同字許慎說文予相雅予也余詞之舒也既各有音義本非古今字別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又曰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又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

精

抑德行日尔雅余字修下云新
禮記是為國信備余字通用而
別以古字今文非謂康成字同字
區與區字皆雅爾雅是為國信
鄭玄注云此區字乃康成

卷之三
離卦辭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今云宿離不忒宿
即星辰離則日月蓋覆上言星辰日月耳更無別義居然可曉
何為改離作儷若然者離卦亦可以變為麗卦乎
祝曾子問曰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鄭康成云聲噫歆警
神也此蓋解聲三者謂三稱噫然後言某之子生耳而徐仙之
徒並音祝為噫學者相承遵之並大說也
五方之兵又云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
色與其兵鄭康成注云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
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其兵未聞按黃帝素問及淮南
子等諸書說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劍
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鎧蓋謂隨方色衣其衣執其兵以救爾
殺郊特牲云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

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又雲漢篇云羣公先正則不
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楚辭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
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君徊翔兮來下踰空桑
兮從汝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余又曰秋蘭兮麝蕪羅生兮
庭下綠葉兮素枝芳菲兮襲予夫人自有兮子孫何以愁苦歷
觀詞賦予無余音若以書云予一人禮曰余一人便欲逼之以
為古今字至如夏書云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豈得便言台余古
今字耶邱詩云人涉叩否叩須我友豈得又言叩我古今字乎
葬檀弓云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葬謂葬處而乃讀葬為藏亦
為穿鑿

卷三

刊誤正俗

二

離月令云孟春之月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
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常鄭康成注云離讀如儷按易之
離卦象辭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今云宿離不忒宿
即星辰離則日月蓋覆上言星辰日月耳更無別義居然可曉
何為改離作儷若然者離卦亦可以變為麗卦乎
祝曾子問曰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鄭康成云聲噫歆警
神也此蓋解聲三者謂三稱噫然後言某之子生耳而徐仙之
徒並音祝為噫學者相承遵之並大說也
五方之兵又云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
色與其兵鄭康成注云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
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其兵未聞按黃帝素問及淮南
子等諸書說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劍
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鎧蓋謂隨方色衣其衣執其兵以救爾
殺郊特牲云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

桓始也鄭玄注云慶父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鳩牙後慶父殺二君而又死又按殺讀爲降殺之殺謂衰弱也此言大天不當饗君自三桓已來大夫強而君弱是以有君就饗於大夫者耳此一段禮文相承躡總論饗觀之事故其下總云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不言誅戮之事安取其鳩牙殺慶父哉

揚又鄉人禘音傷孔子朝服立于阼階鄭玄注云禘強鬼也謂時儼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禘或爲獻或爲儼而徐仙音禘爲儼今讀者遂不可言禘亦失之也

羶又云旣奠然後炳蕭合羶羶此言蕭炳以脂合黍稷燒之羶者脂氣羶者黍稷氣於義自通而康成乃云羶當爲馨字之誤亦爲迂曲矣

卷三 刊謬正俗 三

辟又云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康成解云辟讀爲弭謂弭災兵也按辟當讀爲辟邪惡之辟直云辟災兵義自可曉無煩假借

溫內則云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鄭康成注云溫籍也承尊長必和顏色也案直云柔和顏色以溫悅尊者之心不當改讀爲蘊也

嘯又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鄭康成注云嘯讀爲叱嫌有隱使也案嘯者謂若有所召命密相諷誘若齊莊撫楹而歌耳何爲乃云叱乎詩云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卽其義也

蝸又云蝸醢而苾食蝸者羸之類耳而徐仙等首蝸爲羸亦未爲達

卵又曰濡香卵醬實蓼鄭康成注云卵讀爲鯢也案卵者魚卵

卽是魚子不勞改讀爲鯤魚子也

有又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直謂五帝養之爲法其德行而不乞言王三旣憲法而有乞言之禮鄭康成乃讀有爲又蓋亦不勞假借也

孽玉藻云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鄭康成云孽當作桀聲之誤也按孽者是庶孽旣非適子故自云孽不當言桀桀者斷而復生豈人子之所宜自稱乎

不至坊記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康成注云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恭公不親迎恐其違而授之按不至者謂淫泆之風女雖未嫁已從奔誘及婿親迎猶在他室而不至焉按陳詩

卷三

刑謬正俗

四

東門之楊序曰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期而不至卽其事也康成詩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邑而不肯行乃至明星煌煌然爲得其義何爲注禮乃更妄生異說豈非矛盾之論哉

素食喪服傳記云旣虞飯疏食水飲旣練食菜果飯素食鄭康成注云素猶故也謂平生時食也按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禮家變節漸爲降殺始喪三日不食卒哭之內朝夕各一溢米爲粥而已旣虞疏食水飲疏食謂麤蔬之飯單率之菜食不復粥又非止一溢也旣練遍食菜果酸醎但無酒肉之屬旣除喪始食乾肉飲酒然後乃復平生時食耳此是禮經明文安得始練便復平生故食乎又班書霍光傳載光奏昌邑王過失云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王

莽傳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
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於職幸以時食熟據此益知
素食是無肉之食非平生食也今俗謂桑門齋食爲素食蓋古
之遺語焉

卷三

刊謬正俗

五

刊謬正俗卷三終

刊謬正俗卷四

春秋旂者旌旗之旂字從於音訓與旒同桓二年臧哀伯云鞶厲旂纓是也學者不尋其本讀旂為旒浪為假借徐仙亦作旒音況其他乎

倅莊六年經書齊人來歸衛倅傳言衛實公羊穀梁經並為實杜預注云疑左氏傳經誤案爾雅云倅取也書序云遂伐三虜倅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爽豈必倅卽是人杜氏之說為不通矣

肉食莊十年曹劌之鄉人謂劌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對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此鄉人見劌欲論軍所以諫云卿大夫自當謀之非卑淺者所當關預劌卽答云當今卿大夫識見鄙薄未能遠謀我所以須見君論之耳而今流俗皆謂凡是食餽炙

卷四

刊謬正俗

一

者卽合志識昏蔽心慮憤濁不堪謀事故雖蔬食菜羹襟神明悟為之也至乃遞相戲弄以為口實不亦謬乎

寺人寺人者內小臣在壺闈庭寺之中謂閹人耳詩云寺人孟子左傳云寺人披寺人貂之類是也侍人者謂當時侍衛於君不限內外猶言侍者耳左傳云侍人賈舉侍人僚相之類是也近代學者不詳其義皆讀寺人同為侍人斯則失矣至如仲尼居曾子侍平公飲酒師曠季調侍豈得謂閹豎乎

鷩鷩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鷩冠杜預注云聚鷩羽以為冠非法之服也鄭伯聞而惡之杜預注云惡其服非法之服也使盜誘而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云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按鷩水鳥天將雨卽鳴卽戰國策所稱鷩蚌相謂者也古入以其知天

時乃爲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鶡此其證也鶡字音事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祭鳥獨斷謂爲術氏冠亦因鶡音轉爲術字耳非道術之謂也蓋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兄見殺怨而出奔有白公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圖議是以鄭伯恐其返國作亂令誘殺之若直以鶡羽飾冠自爲不正之服何須畏惡而遣殺之若直謂出見殺又不應云服之不衷且傳言楚子翠被益知聚字非屬冠也或者自君子曰以下非丘明本傳後人不曉鶡冠之義妄加增之而杜氏之釋從而僻其義也

軒僖二十八年晉師人曹敷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注曰言其無德居位者多矣故責其功狀也按昔重耳過曹曹恭公不禮聞其駢脅薄而觀之晉文懷

卷四

刑謬正俗

二

恥以爲深怨今旣乘勝志在報雪尙託公義故先責不用負羈而乘軒者眾因曰今我之來獻駢脅容狀耳斯蓋蚩弄之言猶言若云謂秦拜賜之師也豈責軒功狀乎

王夫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辛今之學者以其字辛遂改王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支法有相配或者此人以庚午歲若庚午日生故名庚字子午耳辛壬同是十幹若以辛生則不得名王若以壬生則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王夫不宜穿鑿改易爲壬也譬天王之弟依夫孔氏之宰渾良夫治區夫之屬各自有義豈曰配日辰乎

開闕襄二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弊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

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容所館高其閤闥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杜元凱注云閤門也徐仙閣音宏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杜元凱注曰門庭之內迫進又有墻垣之限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閤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楸也左傳曰高其閤闥按若館門實高而直庭內迫進者卽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爲門戶非關止盜之方文伯所稱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止須引車入門致室屋之下何勞壞垣云不可踰越蓋是門旣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產爲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但閤與門二字相似流俗轉寫致有混謬杜君不加詳嚴就而通之未爲允當

卷四

刊謬正俗

三

草創襄二十一年子羽與裨諶乘以適野而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按論語稱孔子云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是謂裨諶發慮創始爲之辭意世叔尋討而論敘之子羽子產修飾潤色然後成耳草創者猶言草昧蓋初始之謂矣又曰草者藁草亦未成之稱安在適草野則能在都邑則不就若然者討論豈尋干戈乎潤色豈加膏澤乎此亦是後人所加非丘明本傳也

刊謬正俗卷五

史記司馬子長撰史記其自敘一卷愒歷自道作盡本意篇別別皆有引辭云爲此事作某本紀爲此事作某年表爲此事作某書爲此事作某世家爲此事作某列傳子長此意蓋欲此擬尚書敘耳卽孔安國所云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也揚子雲著法書其本傳亦載法言之目篇篇皆引辭云撰某篇亦其義也及班孟堅爲漢書亦放其意於序傳內又愒道之而謙不敢自謂作者避於擬聖故改作爲述然敘致之體與馬揚不殊後人不詳乃謂班書本贊之外別更爲覆述重申褒貶有所歎詠擊虞撰流別集全取孟堅書序爲一卷謂之漢述已失其意而范蔚宗沈休文之徒撰史者詳論之外別爲一首華文麗句標舉得失謂之爲贊自以取則班馬不其感歎劉軌思文心雕龍雖略曉其意而言之未盡

卷五

刊謬正俗

一

漢書高紀云大澤之陂按孔安國尚書傳曰畜水曰陂然則陂者本因隄防壅遏故得名耳大澤者地形之總名陂者是隄防之指號蓋謂當時之媪於大澤之內陂塘止息流俗乃云陂是水不得止息強讀爲陂失其意也

尚惠紀云尚公主易曰得尚于中行王弼注云尚猶配也說者云尚者主也引尚食爲類或云尚者掌也謂守掌之皆非其義公主旣尊止得云侍奉不可以主掌爲稱弼說是也

赦金哀紀云甲子詔書非赦令皆除之按哀帝初用夏賀良言改年定歷下詔施行其事并開惠赦宥罪人後知賀良詭惑收正其事依舊歷追悔前非但所赦人不可更覆與罪所以云甲子詔書除赦令以外歷及刻漏事一皆除之耳蓋言甲子詔

書除是赦令總遺除之今書本令字或作他言赦令以外其他餘事皆改除之兩讀爲得

緹食貨志云藏緹謂緹貫錢故總謂之緹耳文云算緹亦云以緹穿錢故謂貫爲緹也而後之學者謂緹是錢乃改爲緹字無義可據殊爲穿鑿按孔子云四方之人緹負其子而至謂以緹絡而負之故謂緹襍耳豈復關貨泉耶

遁巡賈誼過秦云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遁者蓋取盾之聲以爲遠字當音七均反此言九國地廣兵強相率西嚮仰形勝之地函函谷之關欲攻秦室秦人恃其險固無懼敵之心不加距閉關而待然九國畏懦自度無功持疑不進坐致敗散耳後之學者既不知遁爲遠字遂改

今人則皆作逖巡遁逃而不散進從史記秦燔壁本紀此字也新書作逖遁而不散進注遁即巡字與此以遁的遠字稍別陳涉世家作逖逃文選注之

卷五

列傳正俗

二

巡爲逃因就釋云九國初見秦閉關謂其可勝所以率兵來攻忽見秦人開關各懷恐懼遂即奔走故潘安仁西征賦云或開關而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斯爲誤矣若見秦開關遁逃而走即應大被追躡覆軍殺將豈得但言不敢進而已乎且書本者猶爲巡字不作逃也

游衣叔孫通傳曰高帝寢衣月出游高廟言高寢之衣冠一月一備法駕出游於高廟耳隋越國公楊素行經漢高陵詩云芳春無獻果明月不游衣觀其此意謂月出之夕乃游衣冠此大謬

郎署馮唐傳云文帝輦過郎署見馮唐而問之郎者當時宿衛之官非謂趨走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猶言曹局今之司農太府諸署是也郎署並是郎官之曹局耳故劉孝標辨命論云馮都

尉皓髮於郎署而今之學者不曉其意但呼令史府史爲郎署自作解釋云郎吏行署文書者故曰郎署至乃摘翰屬文咸作此意失之遠矣

便面張敞傳云自以便面拊馬按所謂便面者所執持以屏面或有所避或自整飾籍其隱翳得之而安故呼便面耳今人所持縱自蔽者摠謂之扇蓋轉易之稱乎原夫扇者所用振揚塵氛來風卻暑烏羽箴可呼爲扇至如歌者爲容專用掩口侍從擁執義在障人並得扇名斯不精矣今之車舉後提扇蓋便面之遺事歟按桑門所持竹扇形不圓者又便面之舊制矣

柱西域傳云當爲柱置心不便按柱者撐柱之柱本音竹羽反柱物之本因爲之柱竹具反魯靈光殿賦云漂嶢峴而枝柱此音是也車後柱本呼爲車柱其義亦同置者安設之名言柱置

卷五

刑謬正俗

三

者謂自安置支柱他人今江南俗呼人自高抗矜持爲自柱置今此言車師國兒徐普於其側近柱置恐被侵拒故心內以爲不便耳安在其取椽柱而置於心腹中乎義旣乖刺語又析破失之遠矣朱雲連柱五鹿君豈復實椽自隨乎

非二楊雄敘甘泉宮云遊觀屈奇瓌璋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此言旣甚屈奇瓌璋不合於上古之世摩而不彫塗而不畫採椽茅茨儉約之制耳今之書本好者猶然而後人輒於非字下加一字讀云瓌璋非一竟不尋下句直云木摩而不彫是何言歟

葬酷吏傳長安中歌云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復何葬荀卿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已固三軍已強說苑云吾嘗見

稠林之無木平原之爲谷君子無侍僕江河乾爲阨正冬採榆桑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王死而不葬據韻而言則葬字有臧音矣

阨原涉傳云涉父爲南陽太守死涉讓還南陽賻送由是顯名涉自以爲身得其名而先令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起家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林曹氏謂其道阨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阨

桓如瀉漢書音義曰舊亭傳於四角而百步築土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而出名曰桓郡縣所都夾兩邊各一桓陳留之俗言桓聲如何今猶謂之和表也說文云桓是亭郵表也東京賦云迄于上林結徒爲營敘和樹表司鐸授征敘比也單之正門爲和樹表設牙形以表之

卷五

刊謬正俗

四

辟疆外戚傳留侯子張辟疆前賢亦無釋而學者相承讀辟音如珪璧之璧疆爲疆禦之疆作意解云能弭辟疆禦猶言辟惡邪辟兵之類是也東齊僕射陽休之爲兒制名亦取此按賈誼新書云昔者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燧然後受之若如賈生此說辟當音爲開闢之開疆當音爲疆場之疆楚有蓬啓疆亦其例也古單用字多有假借不足爲疑又漢濟南王名辟光世人亦讀爲璧復解釋云辟君也恐此亦當取開闢之義爲勝

闕氏習鑿齒與謝安石書云匈奴名妾作闕氏言可愛如烟支也闕字於言反想足下先作此讀書也按史記及漢書謂單于正妻曰闕氏猶中國言皇后稱舊讀音焉支此蓋北狄之言自

有意義未可得而詳也。若謂色象烟支便以立稱者，則單于之女謂之居次，復比何物且闕氏妻號非妾之名，未知習生何所憑據，自謂解釋。

隄凡言提封者，謂提舉封疆大數以爲率耳。後之學者不曉，輒讀提爲提著述文章者，徑變爲隄字云。總其隄防封畧，故曰隄。封按封籍之體止舉大數，定其綱陌，其言封者，譬言堰埭以知頃畝，何待堰堤然始立畔乎。正當依其本字讀之，不宜曲生異說也。又隄防之字，隄並音丁奚反，江南末俗往往讀爲大奚反，以爲風流恥作低音，不知何所憑據，轉相放習，此弊漸行於關中。其提封本取提挈之義，例作低音，而呼隄防之字，卽爲蹄音，兩失其義，良可歎息。傳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苟不明練，則不宜臆說以誤將來。

卷五

刊謬正俗

五

陂池東觀漢記述光武初作壽陵云，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按陂隨讀如吊，二世賦登陂隨之長坂，凡陂隨者猶言靡隨耳。光武言不須如前世諸帝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隨，然裁得流泄水潦，不墊壞耳。今之讀者謂爲陂池，令得流水，此讀非也。

楊豫謝丞後漢書楊豫傳云，豫祖父惲封平通侯，惲子會宗坐與臺閣交通有罪，國除家屬皆徙酒泉郡。又載豫上書乞還本土，其辭云：臣祖父惲念安社稷，忠不避難，指刺奸臣，實心爲國，遂致死徙。按班書楊惲傳，其載惲與大僕戴長樂相失，惲與長樂皆免爲庶人。惲旣失爵位，家居營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縣令段會宗與書諫戒之，惲內懷不伏，報會宗書辭語不遜，宣帝見而惡之。惲坐腰斬，妻子徙酒泉郡。此

憚先失爵位然始被誅妻子被徙據敵傳及豫上書敘說皆同更無所異安得有子名會宗襲爵國除被徙事乎謝氏既不詳其本稱引會宗失於故實又自載豫上書與敘事相背交爲矛盾二三詭錯

計偕凡舉事立稱當依義理若遵古昔須得其衷班書武帝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此言所徵之人縣別給食令上計之使俱詣京師耳而晉朝謂計簿爲計階簿意欲酌於故實乃所以彰其謬陋變偕爲階了無義旨

戎昭果毅左氏傳曰戎昭果毅克敵爲果致果爲毅此言戎之體須明果毅而江南陳國制立官名有戎昭將軍果毅將軍此亦不經之甚譬易稱師出以律豈可使置師出將軍乎

卷五

別謬正俗

六

宋書宋高祖弟道隣道規二人同以道爲名而隣規各有別理史牒誤爲憐字讀者就而呼之莫有知其本實余家嘗得宋高祖集十卷是宋元嘉時祕閣官書所載道隣字始知憐者是錯原其立名既有道規卽應頗存義訓不應苟取憐愛而已

熹熹熾盛也音與僖同故後漢趙熹字伯陽取此義耳末世傳字誤爲熹字讀者不究因呼爲熹宋高祖婦之兄弟臧熹昆季二人名從火喜亦音僖今人又謬爲熹字而讀之爲喜皆失其意沈約撰宋書乃更爲熹制字以配欣喜之名是穿鑿也余家所得宋高祖集作臧熹字此明驗也且喜下施心是好熹之意音吏□反不謂之熹臧記也

錫鈇肅子顯齊書云太祖在淮脩理城得一錫鈇大數尺跌下有篆文莫能識者紀僧眞曰何須辨此文乎此自久遠之物九

錫之徵太祖曰卿勿妄言而顧野王撰符瑞圖據子顯齊書錄此一條錫趺謂錫玦亦具寫子顯書語但易趺字爲玦字乃畫作玦形按此趺者謂若筍箕之趺今之鐘鼓格下並有之耳故其大數尺而有篆文安有論玦大小直云數尺爲道廣狹爲舉麤細乎又玦之體狀若半環以何爲上以何爲下而云下有篆字此之疎謬不近人情野王之於子顯年載近接非爲遼寬且又趺之與玦形用不同若別據他書容有異說蕭氏乖戾則失不在顧矣豈書本乎

蒿艾齊書又云紀僧貞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採蕭蕭卽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按爾雅云蕭一名賴此蕭自是香蒿古之祭禮所用合脂熬之以饗神者艾一名冰臺此則今之用灸病者二草名旣不同稱類區別本非一物較然易

卷五

刊謬正俗

七

了設使齊高謬談取會一時之應子顯不當著於史籍以誤將來學者詩云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此之三章蓋詩人歷言葛也蕭也艾也以爲興喻故毛傳云葛所以爲絺絺蕭所以供祭祀艾所以療疾豈得又言葛與蕭艾愒爲一物乎未聞以艾饗神用蕭灸病斷可知矣

刊謬正俗卷六

圻或問曰俗呼檢察探試謂之覆圻圻者何也答曰當為覆遼音敕角反俗語音訛故變為圻耳按晉令成帝元年四月十七日甲寅詔書云火節度七條云火發之日詣火所赴救御史蘭臺令史覆遼有不以法隨事錄坐又云交互遼覆有犯禁者依制罰之遼者謂超踰不依次第今所云覆圻亦謂乍檢乍否不依次歷履行之以出其不意耳今謂董卓為董礫故呼遼亦為圻是其例也

副副貳之字副字本為福字從衣畀聲今俗呼一襲為一福衣蓋取其充備之意非以覆蔽形體為名也然而書史假借遂以副字代之副本音普力反義訓副弊字或作副詩云不圻不副周禮有副辜並其正義也後之學者不知有福字翻以副貳為

卷六

刊謬正俗

一

正體副圻為假借讀詩不圻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已乖本音又張平子西京賦云仰福帝居東京賦云順時服而設副並為副貳傳寫訛舛衣轉為示讀者便呼為福祿之福失之遠矣

搥淫搥亂樂按搥者非法之曲不正之音爾非謂水中搥毘之聲也又張平子東京賦云咸池不齊於搥咬而眾聽者疑惑豈謂搥毘之聲乃與咸池相似乎是知淫樂之聲矣

恫今太原俗呼痛而呻吟謂之通喚何答曰爾雅云恫痛也郭景純音呻恫音通亦音恫字或作恫周書云痾瘵乃身並是其義今痛而呻者江南俗謂之呻喚關中俗謂之呻恫音同鄙俗言失痛者呻聲之急耳太原俗謂恫喚云通此亦以痛而呻吟其義一也郭景純既有呻恫之音蓋舊語耳

洋一本羊

問曰今山東俗謂眾為洋何也答曰按爾雅云洋觀

袁那多也

略刃。問曰。俗於礪山出刃子。刃謂之略刃。有舊義否。答曰。按爾雅云。剡略利也。張楫古今字詁云。古作齧。一本作碧。未知孰是。此則礪刀使利。故稱略刃耳。

髒。問曰。俗言溼爲塆。塆豈溼意乎。何以呼之。答曰。按說文解字云。髒。骨間黃汁也。字林音丑。反。然則髒是骨間汁。故呼溼爲髒耳。不當爲坼塆裂之字。

窠。或曰。窠寮也。別有異意乎。答曰。按爾雅云。窠寮官也。郭景純注云。官地爲窠。同官爲寮。此則謂卿大夫因官而得食地。故謂之采地耳。但古之經史。采菜相通。菜蔬字頗亦爲采。文采之字。多或作窠。非獨地也。今之學者。見謂之采地。字上或加草。便爲給地以種菜。更朋於俳說焉。

卷六

刊謬正俗

二

什器。或問曰。生生之具。謂之什器。什是何物。答曰。此名原起軍戎。遂爲天下通稱。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一什之內。共有器物若干。皆是人之所須。不可造次而廢者。故稱什物。猶今軍行戎役工匠之屬。十人爲火。一火內。其畜器物。謂之火幕調度耳。或問曰。今之戎獸皮。可爲褥者。古號何獸。何以謂之戎。答曰。按許氏說文。解字曰。夔。貪獸也。李登聲類音。人周反。字或作猱。詩云。無教猱升木。毛傳云。猱。屬也。箋云。猱之性善。登木。爾雅云。猱。援善。援。郭景純注曰。便攀援也。爾雅又云。蒙。頌猱狀。郭注云。卽蒙貴也。狀似雌而小。紫黑色。猱亦獼猴類耳。按郭此說。蓋蒙頌爲獸狀似猱。又上林賦云。雌獼飛獼。蛭。獼。猱。猱。左思吳都賦云。射猱。猱。劉逵注云。猱似猴而長尾。尋據諸說。驗其形狀。戎卽猱也。此字既有柔音。俗語變訛。謂之戎耳。猶今之香棗。謂之香

戎今謂猱別造狻字蓋穿鑿不經於義無取。

絢或問曰蒲州盛酒垆謂蒲絢何也答曰此垆既從遠來運致非易恐其破損故以蒲索纏之按爾雅云絢絞也詩云宵爾索絢卽是其義此垆爲加蒲索故謂之蒲絢爾

馳或問曰余俗重沓布物一兩次謂之一曳兩曳何也答曰許氏說文解字云馳重次第物也字林音弋或反此則與今所道相當又詩云葛之覃兮施於中谷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義兼訓移音亦爲馳蓋爲延福其上亦重次第之意焉蓋假借施字爲之耳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馳丘陵亦其義也俗音訛舛故轉爲曳亦猶輕易之易鄙俗或爲曳音究其根本當言一馳兩馳今語亦有此作俗音者

跌或問曰今山東俗謂伏地爲跌何也答曰跌者俯也按張楫

卷六

刊謬正俗

三

古今話云頰府今俯俛也許氏說文解字曰頰低頭也太史卜書頰仰字如此斯則呼俯音訛故爲跌耳

俛問曰俗謂聽之使去爲不使何也答曰按爾雅云俛使也書云有能俛又詩云俛爾戩穀之類是也故俗云俛使疾之音詭若云不使爾

底問曰俗謂何物爲底丁兒底義何訓答曰此本言何等物其

後遂省但言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又轉音丁兒反左太冲吳都賦云吟嘷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巖隆異等蓋其證也今吳越之人呼齊等皆爲丁兒反應璩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篚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此言譏其用何等才學見嘆譽而爲官乎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舊今人不詳楊本乃作底字非也

剛扛或問曰吳楚之俗謂相對舉物爲剛有舊語否答曰扛舉也音江字或作舡史記云項羽力能扛鼎張平子西京賦云烏獲扛鼎並是也彼俗音訛故謂扛爲剛耳旣不知其義乃有造捌字者固爲穿鑿也

欠問曰今人謂物少不充爲欠義何所取答曰許氏說文解字云歎食不滿也李登聲類呂忱字林並音口感反今爲欠者本爲歎爾

木鍾或問曰今所謂木鍾者鍾義何取字當云何答曰本呼木章音訛遂爲鍾耳古謂大木爲章故漢書云貨殖傳云千章之萩謂萩木千枚也其將作屬官有與章署掌材又古謂舅姑爲姑章今俗亦呼爲姑鍾益知章音皆轉爲鍾

若柯問曰俗謂如許物爲若柯何也答曰若干謂且數也禮云始服衣若干尺矣班書云百加若干並是其義千音訛變故云若柯也

楊問曰俗呼姓楊者往往爲盈音有何依據答曰按晉灼漢書音義反楊暉爲由嬰反如此則知楊姓舊有盈音蓋是當時方俗未可非也

椎問曰關中俗謂髮落頭禿爲椎何也答曰按許氏說文解字云髻髮墮也呂氏字林玉篇唐韻並直垂反今俗呼髻音訛故爲椎耳

鐫問曰今官曹文按於紙縫上署記謂之款縫者何也答曰此語言元出魏晉律令字林本作鐫刻也古未有紙之時所有簿領皆用簡牘其編連之處恐有改動故於縫上刻記之承前已來呼爲鐫縫今於紙縫上署名猶取舊語呼爲鐫縫耳此義與

款不同不當單作款字耳

琦問曰今俗監檢田畝知其所獲惣計大數謂之琦田而官文書乃作末字其義定何訓解答曰此謂程試頃畝束數以知斛斗多少舉其大故謂之率而率字有律音俗語訛替因謂之琦耳字當作率音宜爲律力筆反今人不詳本意爲其語涉田農故用末耜之字非也

聆問曰今俗買瓦器以枚敲之知其全破善惡謂之爲聆此義何也答曰按說文解字云聆聽也聲類音力丁反班孟堅幽通賦云妣聆呱而刻石左太冲魏都賦云二羸之所曾聆是也瓦破壞者聲嘶惡須一一擊而聽之故呼聆瓦耳字當作聆也誼議或問誼議二字今人讀爲宜音得通否答曰書云無偏無陂遵王之誼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云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

卷六

刊謬正俗

五

咎或出入諷議或靡事不爲故知並有宜音

名字或問曰今人或稱字而不稱名其故何也答曰名以正體字以表德禮云子生三月父始孩而名之男子二十冠而字故知先名而後字也又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子於父母則自名據此益知常所稱者是名非舉字也孔子大聖言必稱名丘聞有國有家者丘亦恥之丘未達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蓋與弟子等言未有稱仲尼者其七十弟子及春秋卿大夫固並稱名亦不可勝載至如漢高祖之潛豐沛人皆謂之劉季項羽之都彭城舉俗呼爲項羽若其自稱則云今邦之業所就孰與仲多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爰鍾說其季父盜云絲能日飲霍顯令淮子衍殺許后云我亦欲報少君此皆舉字以相崇尙名則其自稱也歷觀古人通人高士言辭著於篇籍筆跡存乎紙素在身

自述必皆稱名他人褒美則相呼字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不諱字也王父字或以爲族不得用名也考諸典故稱名爲是

複名問曰人或有複名單稱者於理云何答曰複名單稱乃是流俗之事苟逐便易不思立名本旨且依禮文二名不偏諱今若偏舉安得不諱乎若嫌二名頗多則舉俗皆須爲單名矣至若伯陵稱陵季崩稱崩雖少一字義或可通又如長壽稱壽延年稱年求其本義已有所失乃有無恤稱恤不違稱違去病稱病棄疾稱疾白黑相反更相戲弄隋大業中出勅斷單稱複名深得物理而委巷之徒不曉其意便謂朝廷禁止單名其幼少已來不爲複名者輒更加增以爲順旨曾莫之悟

撰或問曰今爲小羊未成爲旋者羊子何也答曰按呂氏字林

卷六

刊謬正俗

六

云。撰音選未辟羊也。今言旋者蓋語訛耳。當言撰子也。

草馬問曰牝馬謂之草馬何也答曰本以牡馬壯健堪駕乘及軍戎者皆伏皂櫪秣而養之其牝馬唯充蕃字不暇服役常牧于草故稱草馬耳淮南子曰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足而走人不能制高誘曰五尺已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刊謬正俗卷七

反扶萬張衡西京賦云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閉庭詭異門千戶
萬重閨幽闔轉相踰延望叫窳以徑廷眇不知其所反是反有
扶萬音矣今關中俗呼迴還之反亦有此音

禡張衡東京賦云祈禡禳灾蓋謂求福而除禍耳按說文解字
曰禡福也字林音弋余反字本作禡從示從虎音斯從虎者故
作禡耳今之讀者不識禡字義訓乃呼為神祇之祇云求神而
卻灾或改禡字為禱禱者祭名皆失之也

怠怠音有又云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藁栽昧旦丕顯後世猶
怠音有况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漢帝柏梁詩云日月星辰和
四時梁王云驂駕四馬從梁來自斯已下同用一韻而執金吾
云微道宮中禁墮怠又曹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

實先契而佐唐湯受命而創基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
是則怠懈之字通有音音矣

免左傳說晉討趙同趙括而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
奚故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
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先哲以
免也蓋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難故得不
危亡而歷祚長久今何得不思趙衰趙盾之功德而立後乎故

晉侯立趙氏而反其田爾潘安仁西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繫
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懋訓勉勵之勉既
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為允愜

黃巷西征賦又云發闕鄉而警策憩黃巷以濟潼黃巷者蓋謂
潼關之外深道如巷以其土色正黃故謂之黃巷爾過此長巷

黃巷西征賦又云發闕鄉而警策憩黃巷以濟潼黃巷者蓋謂
潼關之外深道如巷以其土色正黃故謂之黃巷爾過此長巷

卽至潼關此巷是古昔以來東西大道年代經久車徒輻湊飛塵飄散所以極深隋帝惡其濬險恐有變故始移大道去巷遂高更開平路耳今其故跡猶存而說者不曉巷之意不知其處安在乃曰巷當爲卷音去權反解云今閩鄉西黃天原是按郭緣生述征記曰皇天塢在閩鄉東南或云衛太子始奔揮涕仰呼皇天百姓憐之因以名塢又戴延之西征記曰皇天固去九泉十五里據此而言黃天原本以塢固得名自有解釋又在舊閩鄉潘生自之東不得先發閩鄉始沂黃巷也且閩鄉之側行道乃在乎平川非遡原也此爲穿鑿妄生意見且賦本千萬有作卷字者乎後生好奇乃輒改書本以卷易巷斯可正矣隸齒又云懷夫蕭曹邴魏之相辛李衛霍之將自此已下歷道漢之名臣至于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皆美其立

卷七

刊謬正俗

二

功於朝著名當時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薰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此言王音王鳳弘恭石顯之徒無德而祿有穢彝倫身沒之後考其名行乃不得與蕭曹終賈之卒徒奴隸齒潘生所以深鄙賤其人示貶抑之甚也後之讀者不詳其意但言不得與十餘公之屬爲齒乃謂隸齒爲齊等之義謝朓宣城郡詩曰羣龍難隸齒豈非僻謬按若但言音鳳恭顯不如蕭曹邴魏安足以明激勸乎且隸齒之言未爲典故安所取詳

尸韓又云感市閭之敢井類尸韓之舊處蒸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浹著按班書趙廣漢傳云廣漢下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於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腰斬而韓延壽傳

云延壽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拒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吏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安仁論延壽之死所舉廣漢之請代則用事之不審蓋亦爲文之瑕類焉

彡 彭 潘安仁秋興賦云班髮彭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讀者皆以彭爲彡音按許氏說文解字云彭毛飾畫之文也象形字林音山廉反此字旣訓形飾所以形及彫字並從彡說文解字解彭字云長髮焱焱也從彡字林音方周反此字旣指訓髮貌所以髮髮之屬字皆從彭字安仁之辭正合義訓今讀秋興賦當音方周反不得謂之彡也

奚斯詩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置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儔歌其露寢

卷七

刊謬正俗

三

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奚斯頌魯謂此詩爲奚斯所作旣無所據與本義乖矣

假楚詞云聊假日以媮樂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爲娛耳今俗猶言假日度時故王粲云登茲樓以四望聊假日以消憂取此義也今之讀者不尋根本改假爲暇失其意矣原其辭理豈閑暇之意乎

歌左元嬪晉元后詠云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政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皆云古賀反斯古之遺言也

渚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此蓋水中之高處可居者耳詩云鴻飛遵渚言傍洲渚之間而劉孝標辨命論云三閭沈骸湘渚按屈原赴汨羅而死謂深水處非洲渚也

此亦有用此字直謂水為河之
例不必辨

河辨命論又云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按史記班書楚敗漢軍於睢上。多斂士卒。睢水為之不流。本非河上。去河遠矣。

穰傳穀郊祀頌云。飛紫烟以奔奔。紛扶搖乎太清。既歆祀而欣德。降靈福之穰穰。又張昶作華山堂闕碑銘云。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匪奢匪儉。惟德是呈。匪豐匪約。惟禮是營。虔恭禋祀。黍稷惟馨。神其萃止。降福穰穰。然則禳字亦當音而成反。今關內閭里呼禾黍穰穰音猶然。

上今俗呼上下之上音盛。按郭景純江賦云。電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亂。縵組羊映。紫萸熒睒。以叢被綠。苔鬚髮乎研上石。帆蒙龍以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此則上有盛音也。

激今俗呼激水箭音為吉躍反。按張平子西京賦云。翔鶴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俯聽。聞雷霆之相激。郭景純江

賦云。虎牙嶸聳以屹崿。荆門闕竦而盤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此則激字有吉躍音也。

中古豔歌曰。蘭草自生香。生於大道傍。十月鉤鎌起。并在束薪中。中之當反音張。謂中央也。猶呼音入耳。今山東俗猶有此言。蓋所由來遠矣。

兔張正見韓信詩曰。所悲雲夢澤。偏傷狡兔情。按淮陰侯被執。嘆云。狡兔死。良犬烹。今云傷狡兔情。斯不當矣。

雌郭璞山經圖讚曰。寓屬之才。莫過於雌。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形雖陋。列象宗彝。此則彝有上聲音也。

暴又云。騰蛇配龍。因霧而躡。雖欲登天。雲罷陸暴。枝非所體。難以久託。此則暴曬之暴有薄音矣。

上又云。畢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灾流。火

刊謬正俗 四

上今俗呼上下之上音盛。按郭景純江賦云。電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亂。縵組羊映。紫萸熒睒。以叢被綠。苔鬚髮乎研上石。帆蒙龍以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此則上有盛音也。

激今俗呼激水箭音為吉躍反。按張平子西京賦云。翔鶴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俯聽。聞雷霆之相激。郭景純江

賦云。虎牙嶸聳以屹崿。荆門闕竦而盤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此則激字有吉躍音也。

不炎上斯則上有市郢反音矣

幹筦幹蓋柄也義亦訓轉聲類及字林並音管賈誼鵬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爲轉也楚詞云筦維焉繫天極焉加此亦義與幹同字則爲筦故知幹筦二音不殊而近代流俗輒改爲棺棺音鳥活反實爲螢陋按陸士衡愍思賦云悲夫天地之驟邁運二儀以相幹遺朱光於濬谷靡傾蓋於岐坂時方至其倏忽歲旣去而晚晚以此驗之非棺明矣

賈貫字訓貸聲類及字林並音執古讀皆然而近代學者用劉昌宗周禮音輒讀貫字爲時夜反不知昌宗何以憑據其鄙俚之俗又讀爲賒皆非正也案說文解字云賒嚮賣貸也此則二字本來不同斷可知矣又陸士衡大暮賦云撫崇塗而難停視危軌而將逝年彌去而漸逝知茲昏之非貫競貞暉以鼓缶愍

卷七

刑謬正俗

五

他人而自勵以此言之故知貫字爲勢音矣詁訓小學及前賢文章皆相附會可以無惑說者又云漢書射陽侯劉繆功臣謂爲貫陽侯所以爲貫射同音耳余難之曰縣邑地名或有時代訛轉或有方俗語異何得一之令其別字同讀譬猶御宿之苑百官公卿表作御羞字楊雄傳作御宿字解御羞者卽云御膳珍羞所出釋御宿者則曰池御止宿之所此非漢書乎何以乖別如此今豈得便謂御御同音羞宿一讀斯不然矣

振許慎說文解字曰振舉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其義皆同盡當爲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財輒改振爲賑按說文解字云富也左思魏都賦云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何得輒相混雜言振給振貸者並以其饑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得存云耳寧有富事

乎。

池。或問曰：今之卧氈，著裏施緣者，何以呼為池氈？答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也。左太冲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卽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為緣者，猶謂之被池，此氈亦有緣，故得池名耳。俗間不知根本，競為異說，或作氈持字，皆非也。

渴罩。問曰：太原俗謂事不安帖，有可驚嘆為渴罩，何也？答曰：禮三年問云：至於燕爵，猶有喙啁之類焉。徐仙啁音張流反，喙音子由反。此言燕雀見其儔類死亡，悲痛驚愕，相聚集吟噪也。彼處土俗謂羣雀聚噪為雀啁音竹孝反。此亦古之遺言，故呼可驚之事為罩爾。

幾頭。問曰：山東俗新沐浴飲酒，謂之幾頭，此義何也？答曰：字當

作禩音譏，禩謂福祥也。按禮云：沐稷而醑，梁髮希用象櫛，進禩進羞，工乃升歌。鄭康成注云：沐醑必進禩，作樂盈氣也。此謂新醑沐體虛，故更進食飲，而又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蓋古之遺法也。

怒。怒字古讀有二音。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

庶遄已。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離騷云：忽奔

走以先後，及先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反信讒而辱怒。此

則讀為上聲也。詩云：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邁，逢彼之怒。

念彼其人，睚眦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此則讀為去聲也。略

舉數條，其例非一。今山東河北人讀書，但知怒有去聲，不言本

有二讀，曾不尋究，失其真矣。

殿研。問曰：今俗謂人強忍堅抗為殿研。上丁見反，其義何也？答

曰殿者猶春秋殿師之意言其無所畏懼不退縮耳研者研摩
抗拒與前人爲敵故愬言殿研

差或問曰今官曹文書科發士馬謂之爲差差者何也答曰詩
云既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蓋謂揀擇取強壯者今云差科取
此義亦言揀擇取應行役者爾

兩量或問曰今人呼履舄屨屨之屬一具爲一量於義何耶答
曰字當作兩詩云葛屨五兩者相偶之名屨之屬二乃成具故
謂之兩兩音轉變故爲量耳古者謂車一乘亦曰一量詩云百
兩御之是也今俗音訛往往呼爲車若干量

章估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科量度爲章估有何義答曰周
書費誓云我商賚汝孔安國注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也徐
仙音商章然則商字舊有章音所云章估者卽商估也謂度其

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

卷七

刊謬正俗

七

刊謬正俗卷八

受授或問曰年壽之字北人讀作受音南人則作授音何者爲是答曰兩音並通按詩云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此卽音受嵇康詩云頤神養壽散髮巖岫此卽音授也西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爲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朱桂黝儵於南北蘭枝婀娜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灼漢書音義反西爲灑是知西有先音也

番或問曰今之宿衛人及於官曹上直皆呼爲番音翻於義何取答曰按陳思王□云宿衛之人番休遞上此言以番次而歸休以番次而遞上字本爲幡文按從省故番耳

句鉤或問曰今之官書文按檢覆得失謂之爲句音禱何也答

卷八

刊謬正俗

曰字當作鉤今從徑易故省金耳簿領之法恐其事有枉曲月日稽延故別置主簿錄事專知覆檢其訖了者卽以朱筆鉤之鉤字去聲故爲構音爾原其根本以鉤音也

斃斃者仆也音與弊同變斃者屈伸欲死之貌音斃斃字義既別音亦不同今關中俗呼斃皆作斃音遂無爲斃讀者相與不悟

逢逢姓者蓋出於逢蒙之後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爲此姓者自稱乃與龐同音按德公士元所祖自別殊非伯陵尹父之裔不與棄其本姓混茲音讀乃猥云逢姓之逢與逢遇字別妄爲釋訓何所據乎

縣寰宇縣州縣字本作寰後借縣字爲之所以謂其字者義訓繫著故許氏說文解縣字從某音玄亦或作炫西京賦云後宮

不移樂不徙懸恣意所幸下輦成宴既與寘同故有假借末代以縣代寘遂更造懸字下輒加心以爲分別按禮記云縣奔父縣子瓊二人姓氏音皆爲玄又天子宮縣諸侯軒縣諸如此類樂縣之字豈有心乎斯可明矣左太冲魏都賦云殷殷寘內此卽言字縣耳讀者不曉因爲別說讀之爲環則妄引環繞之義斯不當矣

苟苟者媮合之稱所以行無廉隅不存德義謂之苟且而今之流俗便謂無恥之人行類豬狗每爲方幅則呼苟爲犬且更以戲弄爾

鄙人或問曰愚陋之人謂之鄙人何也答曰本字作否否者蔽固不通之稱爾音與鄙同詩云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臧者善也否者惡也故以相對書云否德忝帝位而

卷八

刑謬正俗

二

司馬子長撰史記改否爲鄙以其言同故用鄙字自爾已來因曰鄙人又問曰鄙非邊鄙之謂邪美好者謂之都言習京華之典則醜陋者謂之鄙謂守下邑之愚蔽不其然歟答曰非也都者自是閑美之稱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又云洵美且都楚辭云此德好閑習以都皆非上京之謂也曹劌云肉食者鄙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漢武帝詔賢良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董仲舒對策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楊惲云昆戎舊壤子弟貪鄙班孟堅云周勃爲布衣時鄙朴庸人曹大家女誠序云鄙人愚闇受性不敏皆非田野之謂也如詩有都人士篇者此自別指都邑爾後文士論敘觀游皆云都人士女直述其殷盛亦無繫於賢愚也蹈道則爲君子違義則爲小人豈必都邑之人皆能

賢智邊鄙之士悉皆頑劣詳而言之則不通矣

被庠或問曰今俗人云高被者何以爲下爲被有訓義不答曰左傳曰宮室卑庠音婢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音亦爲婢今呼被者此蓋庠聲之轉爾

摹姑或問曰小兒羸病謂之摹姑何也答曰此謂巫蠱爾轉爲摹姑此病未即殞斃而憊憊不除有似巫祝厭蠱之狀故祭辭出之或云漢武帝末年多所禁忌巫蠱之罪遂及貴戚故其遺言徧於三輔至今以爲口實也

何麼或問曰俗謂輕忽其事不甚精明爲何麼上力可反有何下莫可反義訓答曰莊子云長梧封人曰昔余爲禾而鹵莽之莽音莫則古反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郭象注曰鹵莽滅裂輕脫不盡其分也今人所云鹵莽或云滅裂者

卷八

刑諺正俗

三

義出於此但流俗訛故爲何麼耳

骨鹿問曰俗謂鶴爲骨鹿此語有何典故答曰爾雅云鶴麋鶴然則鶴一名鶴今人云骨鹿者是鶴鹿耳以鹿配鶴者蓋象其鳴聲以呼之亦由于規蛸噉鷲鳴鳩鶴之類也今山東俗謂之鶴此亦象其鳴聲固知字並爲鶴不得呼爲骨傍輒加鳥者此字乃是鶴鵬不關鶴事也

歷底問曰諺云賊無歷底中道迴謂內應導引爲歷底何也答曰按周禮有狄鞮氏掌譯蠻夷之言禮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道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蓋謂譯導相因耳今言外人未相練悉不能來爲賊盜因籍當家有人導引依其衝要孤虛故謂之狄鞮也俗語音訛變言歷底耳

門限問曰俗謂門限爲門藉何也答曰按爾雅曰秩謂之闕郭景純注曰門限也音切今言門藉是秩聲之轉耳字宜爲秩而作切音。

晉問曰新故交代謂之爲替何也答曰按爾雅云替廢也詩稱勿替引之傳云無替舊職皆謂不廢墜耳前人旣廢後人代之故愆謂代爲替近者俗人作髣髴字訛舛妄改作頤人因以爲替代之字相承行之尋問根源莫能解說武德中余忝中書舍人專掌綸誥于時中書令密國公平原封德彝亦性愛蒼雅留心文字詔勅宣行務合訓典舉余釐正大改違失因爾始爲替代之字自茲已後莫不化焉頭字絕矣又韉履之屨說計反自有正文韉下屨脊義亦無異今旣旣替代字如此遂作替脊失其義旨此屨非謂交代以替脊背較然可知矣

卷八

刊謬正俗

四

樂石或問曰秦始皇嶧山刻石文云刻茲樂石樂石何也答曰許慎說文解字曰磬樂石也樂石卽磬也禹貢稱徐州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言泗水之濱有石可以爲磬蓋秦之所刻卽是磬石近泗濱故謂之樂石爾所以獨嶧山之文以稱之他刻石文則無此語也而近代文士遂忽用碑碣之事蓋失之矣

享或問曰俗呼某人處爲某享火剛反其義何也答曰此是鄉聲

之轉耳鄉者居也州鄉之鄉取此爲義故子產有云毀於西鄉又向對之向古文典籍卒無向字尋其旨趣本因鄉字始有向音今之向字若於六書自是北牖耳詩云塞向墜戶是也

迴迴遠之迴今俗讀之音苦鑿反按潘岳西征賦云覽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遠迴以韻而言或有此音矣

上下苟爽與李膺書云舍館上下福祚日新此蓋古來人士致書相問之常辭耳凡言上下者猶稱尊卑愆論也此類非一是以王逸少父子與人書每云上下數動靜上下咸宜上者屬於尊親下者明謂子弟爲論及彼之尊上所以以上字皆爲縣闕而江南士族近相承與人言議及書翰往復皆指父母爲上下深不達其意耳

孟仲叔季元者始也孟者長也伯仲叔季亦以次序相承是以古人立名字多依此爲義理元將仲將元方季方孟丙仲壬孟堅仲叔伯符仲謀之類是也今流俗君子不思其意或兄弟四五同稱一仲昆季十數但連一叔失之遠矣

肩鉉者鼎之耳易稱金鉉玉鉉是也肩者關也禮云人戶奉肩今之宮中猶呼門戶短關以關鉉者爲門肩又左傳云楚人甚

卷八

列諺正俗

五

之脫肩莊周云唯恐緘膝肩鑄之不固皆謂鈞屈之內小關者爾而禮器有鼎肩者字或亦作鼎謂橫關之物以扛舉之耳所以貫鉉非卽鉉也而先儒說者讀肩爲鉉合作一物失之遠矣若謂鉉非鼎耳者易辭不應云黃耳金鉉據此而言非鼎明矣示許氏說文解字解示字云天垂象兒吉凶所以示人從上垂日月星也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所以禍福祲祥神祇之字皆從於示而周官古文所論神祇皆以爲示字蓋古從省借耳今之學者不知示字本義便同福祥之屬字皆從示乃云祇旁立字此不究其源也

仇怨偶曰仇義與讐同嘗試之字義與曾同邀迎之字義與要同而音讀各異不相假借今之流俗徑讀仇爲讐讀嘗爲曾讀邀爲要殊爲爽失若然者初字訓始弘字訓大淑字訓善亦可

讀初爲始讀弘爲大讀淑爲善耶

愈愈勝也故病差者言愈詩云政事愈覺楚辭云不浸兮愈疏此愈並言漸就耳文史用之者皆取此意與病愈義同而江南近俗讀愈皆變爲踰關內學者遞相放習亦爲難解

舍舍字訓止訓息也人舍屋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止息耳莊周云白舍重斲謂在道勿止息耳今人皆不言舍盡改音捨違義借讀於理僻謬

飭飭者謹也敬也音與勅同字從食從力其脩飾之字從巾書云飭天之命月令云飭喪紀考功記曰飭力以長地財謹按呂后詔稱高皇帝匡飭天下武帝詔稱飭躬齋精並是謹敬之義諸如此類文籍有用飭者其意皆同曲學之士不能詳別遂使書寫訛謬飾飭兩字混而爲一並食傍作芳縱或知有勅音止

卷六

刊謬正俗

六

謂借飾爲飭耳全不辨者惣讀爲飾蓋大失之矣

陵遲蔡南問乾鑿度云王道陵遲何謂陵遲董勛答曰舒疾有節禮云喪事雖遽不陵節是王道越於遲節言教不行也按陵爲陵阜之陵而遲者遲遲微細削小之義今俗語猶然又遲卽夷也古者遲夷通用書爾遲任有言曰遲字音夷亦音遲河南說馮夷河伯乃爲遲字史籍或言陵遲或言陵夷其義一也夷者平也言陵阜漸平喻王道弛替耳越於遲節曲而未允

獻左氏傳蔡南問北平侯始獻左氏傳北平侯從誰得之董勛答曰諸奇書左傳周禮之屬悉從河間王所得也按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書張蒼本以客從高祖歷位諸侯相御史大夫蒼凡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孝文四年爲丞相百餘歲孝景五年薨而河間獻王景帝之子校其年

月不相及逮非獻王所得明矣

禽或問易云失前禽唯謂鳥耶及其獸耶董勛答曰凡鳥未孕者爲禽鳥獸通耳按言通是也未孕非也禽者取禽制於人分別孕與未孕禮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豈論孕不孕乎又傳稱收禽挾囚漢高祖云此其所以爲我禽諸如此類皆屬於人亦取禽制之義豈又辨孕育哉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自是惣別飛走大名與禽制之義不相妨也

關雎蔡南問詩關雎尸鳩於今何鳥董勛答曰舊說云關雎白鷺尸鳩鷓鴣末之審按關關和聲雎鳩王雎詩序惣撮句內二字以爲篇名耳不得卽呼雎鳩爲關雎也譬猶交交桑扈豈可便謂桑扈爲交桑乎于嗟乎騶虞豈可謂于騶耶問者混糅答

又不析俱失之矣

卷八

刑謬正俗

七

殊死或問曰每見赦書或云殊死以下或云死罪已下爲有異否何謂殊死董勛答曰殊異也死有異死者大逆族誅梟首斬腰身有焚如之刑也漢高帝初興之際死罪已下是爲異死者不赦也世祖始起赦殊死以下是謂異死者皆赦也按稱殊死絕死謂斬刑也春秋傳曰斫其木而不殊班書韓延壽傳云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殊者訓絕而死有斬絞故或云殊死或云死但云死者絞縊刑也云殊死者身首分離死內之重也非取殊異爲名又漢高帝五年赦天下殊死已下何言不赦乎漢令云蠻夷有罪當殊之而應劭釋云殊之者死也義與誅同此說亦未盡理

扶目應劭風俗通義云吳王夫差大敗齊於艾陵還誅子胥取

其身流之江。挾其目東門曰：使汝視越之人，吳也。按史記：吳子胥傳，吳世家及越絕等諸書，子胥本諫夫差伐齊，稱越之在吳心腹之疾，越不爲沼吳，其沮矣。齊之於我疥癬耳，夫差不聽。子胥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麋鹿遊於姑蘇之臺。夫差既敗齊師而還，賜子胥劍以死。子胥曰：挾吾目著於東門，以視越之人。吳此是子胥知越必滅吳，怨其言之不用耳。夫差以不信其言，故煞之。寧有夫差肯自云越當入吳，而令子胥目視此語謬矣。無恙，又釋無恙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人每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乎？非謂疾也。按爾雅云：恙，憂心也。楚辭九辨云：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豈謂不被蟲噬乎？漢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疾，何恙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又被蟲食心耶？凡言無恙，謂無憂耳。

安得食人之蟲，惣名恙乎。

卷八

刊謬正俗

八

圜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圜公之後，圜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圜公爲司徒，自圜公至，稱傳世十一。按班書述四皓，但有圜官，非圜公也。公當秦之時，避地而入商洛深山，則不爲博士明矣。又漢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圜公爲之乎？且呼惠帝爲惠太子，無意義。孟舉之說實爲鄙野。近代草萊末學之人，多喜自撰家譜，虛置昭穆，妄稱爵位。至有云黃帝時爲御史大夫，周宣王時爲丞相，漢光武時爲相州刺史，不知本末，轉相誑耀，皆此類也。又云呂伯成哀之時，兄弟三人並爲丞相，按班書紀傳及百官表，成哀之時無丞相，姓呂者而云兄弟三人爲之，何所取哉？斯謬甚多，難以具舉。

嬰奧陶弘景注本草云：蒲萄作酒，云用其膠汁，又說卽是江南。

嬰奧恐如北土枳之類橘耳按蒲萄酒卽其多聚而釀之安得膠事嬰奧蒲萄種類殊別江南自是蒲萄北土兼有嬰奧斯則非一物明矣

稻秫糯本草有秫米稻米糯米三者並別出而體不同陶弘景注秫米云此卽今人以作酒及糖者方藥不止用噍嚼以塗漆創及釀酒諸藥醪耳注粳米云道家方藥有俱用稻米秠米卽是兩物云稻米糠白如霜今江東無此皆通呼粳米爲稻米耳不知其色類復云何按本草所謂秫米者卽今之似黍米而粒小者耳其米亦堪作酒而不及黍所謂稻米者今粳米耳而陶公以粳爲秫不識稻是粳故說之不曉許氏說文解字曰秫稷杭者稻稌也沛國謂稻爲稌又急就篇云稻黍秫稷左太冲蜀都賦云稷稻漢漢益知稻卽粳共粳並出矣然後以稻是有芒之穀故於後通呼粳粳忽謂之稻孔子曰食夫稻周官有稻人之職漢置稻米使者此並非指屬稻粳之一色所以後人混粳不知稻本是粳耳

卷八

刊誤正俗

九

沙苑本草云防風出沙苑川澤及邯鄲瑯琊上蔡陶弘景注云郡縣無名沙苑者按今同州沙苑之內猶有防風此乃古昔已來土宜所出故本草稱之耳自晉東徙區宇分崩揚越之地與三輔隔絕所以彼人不識沙苑陶公生長江南聞有此感乃於郡縣名求之竟不知處蓋亦尺有所短乎

苦菜本草云苦菜味苦各茶草一名游東生益州川谷及山陵旁凌冬不凋死陶公弘景注云疑此卽今茗茗一名茶又令人不眠亦凌冬不凋而嫌其止生益州益州乃有苦穢耳桐君藥錄云苦菜三月生扶疏六月華從葉出八月實落根後生冬不

枯今茗極似此。按此苦菜，卽詩人所稱，誰謂荼苦，茶音塗，其狀全似苦蘆，而細葉，斷有白汁，味極苦，凌冬不凋。桐君所說，正得體狀。近來諸人，無識之者，今吳蜀之俗，謂苦菜者，卽爾雅所謂蘧黃，蘧黃蔕爾。陶公雖如俗呼苦蘧爲苦菜，而不識其苦菜之形，以其一名茶，乃將作茗，巧說滋蔓，祇增煩惑。且本草說其主療疾病，功力甚多，茗草豈有此效乎。

倉米，本草有陳廩米，陶弘景注云：此今久倉陳赤者。下條有粳米，弘景又注云：此卽今常所食米。前陳廩米，亦是此種。以廩給軍人，故曰廩耳。按陳廩米，正是陳倉米，廩卽是倉，其義無別。陶公旣知己久入倉，故謂之陳，而不知呼倉爲廩，改易本字，妄以廩給爲名，殊爲失理。

羹臠，王叔師注楚辭招魂云：有菜曰羹，無菜曰臠。案禮云：羹之

卷八

刊謬正俗

十

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又蘋藻二物，卽是鉶羹之芼，安在其無菜乎。羹之與臠，烹者以異齊調和不同，非係於菜也。今之膳者，空菜不廢爲臠，純肉亦得名羹，皆取於舊名耳。

刊謬正俗卷八終

齊東野語人祀蘇詩話茶書



390

